

月亮河
丛书

黄侯兴 主编

梦与醒的 边界

MENG YU XING DE BIANJIE

徐志摩

记述一代文人的爱情故事
留下两性世界的人生思考

的女性世界

张荔 著
河南人民出版社

梦与醒的边界

MENG YU XING DE BIANJIE

徐志摩
的女性世界

张荔 著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与醒的边界:徐志摩的女性世界/张荔著. - 郑州:
河南人民出版社,2003.6
(月亮河丛书/黄侯兴主编)
ISBN 7-215-05206-0

I. 梦… II. 张… III. 传记文学-中国-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7789 号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 电话:5723341)

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A5 印张 13.5

字数 324 千字 印数 1-4 000 册
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4.00 元



张荔，1964年生，吉林省吉林市人。1987年毕业于吉林师范学院（现北华大学），后留校任教，在吉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，现任北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。在国家级学术期刊及韩国、马来西亚等海外华文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约30万字，主编《风急天高——黄健中二十年电影导演生涯》、《笑笑傲傲365》，参编教材多部。



1918年8月，徐志摩在美国



1918年8月，徐志摩在美国



徐志摩元配张幼仪



1920年，林徽因与父亲林长民在英国伦敦



花季年华的陆小曼



诗人徐志摩



徐志摩（前右二）陪同来华的泰戈尔及随员访文学研究会等社团



徐志摩和陆小曼



20 世纪 30 年代的陆小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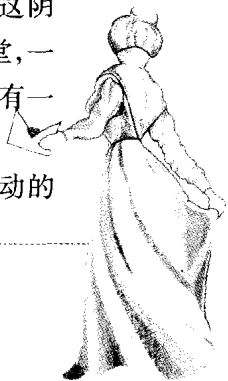
总 序

从广义上说,爱是一种发自人性本能的激情与力量,它把来自不同的民族、家庭和社会的人维系在一起。人们来到地球的一个小小的角落,靠爱得以生存和欢乐,享受人世间的温馨。有人说“爱是第二个太阳”,也有人说“爱是生命得以延续的原动力”。但是,这套丛书想和读者讨论的不是人世间广义的、普泛的爱,而是男女之间的情爱、性爱。

德国诗人席勒(J. C. Schiller)说过:“推动世界的乃是饥饿与爱情。”饥饿与爱情是社会进步的两股驱力:肚子饿了要吃东西,这是人得以存活的条件;男女萌生爱情而结合交欢,这是生命得以繁衍的基础。

当一对恋人走进爱的“伊甸园”的时候,他们仿佛扬起了风帆在海上漂游;她是夜空中一颗耀眼的明星,他是擅长驶进女人港湾的船员。男人与女人的爱,是共同驾驭与融合,也是彼此疯狂与蕴藉的一体化。驾驭——融合,疯狂——蕴藉。只有这阴阳两极的对立与互补,才可能共同营造一个爱的艺术的殿堂,一个欢乐和谐的爱巢。当然,爱情不总是浪漫和刺激,它需要有一个归属以及相互间的承诺与尊重。

男女相悦,人性之大本。特别是经过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



洗礼以及近代西方性文化的影响,中国年轻的文学家开始对儒家道德规范和封建传统习俗发起了挑战。文学家的心灵是最敏锐、最自由的。当他们挣脱了旧日的锁链以后,便以一颗诚挚的、沸腾的甚至是癫狂的心,向他们的恋人袒露那份铭心刻骨的情爱。正像徐志摩要为自己和恋人的神秘而隐逸的爱筑起一堵墙那样:“就使有一天霹雳震翻了宇宙——也震不翻你我‘爱墙’内的自由!”爱是排他的,爱因封闭而圆满而坚固。

文学家所拥有的女性世界,他们所涌起的情感的潮水,要比常人多出好几倍。他们时而畅饮爱的琼浆而舒爽,时而饱尝爱的苦酒而悲怆;思绪的奔突,或喜或怒,或乐或哀,都融在了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的大千宇宙中。

读者只要看胡适、郭沫若、郁达夫、茅盾、徐志摩、梁实秋等文学家的狂热浪漫的爱,便能感受到两性间情爱性爱的那种沉甸甸的分量。

当然,无论是琼浆还是苦酒,女性的魅力,女性潜在的伟大力量,都会激发正在热恋的或失恋的男性作家不可遏制的创作冲动,给他们带来鲜活的创作灵感。许多能震撼读者心灵的作品,正是他们在被“小天使”的爱或不爱弄得神魂颠倒时创造出来的。

我们相信,这套丛书所描述的文学家的爱情故事,种种放浪形骸、乐不思蜀、红豆相思、缠绵悱恻、委婉曲折、起伏跌宕的情感交流与撞击,都会给读者一道亮丽的或凄迷的美感享受。而且透过这些或喜或悲的爱情故事,读者还可以从一个侧面去窥视 20 世纪上半叶这几位中国著名的文学家的人生观、婚恋观与价值观。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是那一代人的情爱心声。

黄侯兴

2002 年 3 月 7 日



小引：第六感·生死恋

1931年11月19日年仅34岁的诗人徐志摩走了，轻轻地走了——没“带走一片云彩”——他消融在了青山之巅的云翳之中，还没来得及“挥一挥衣袖”“轻轻地招手”。

命运为这位浪漫诗人选择了迎接死亡之神最有意味的浪漫之姿！诗人应该感谢命运。

冥冥之中，似乎第六感驱使着徐志摩在谈笑之间与他挚爱的朋友，特别是他钟爱的女性之间演绎了一场绝妙的生死之恋……

“死的最残酷处”

1931年11月10日，林徽因北平家中的客厅。

徐志摩明天就要离平返沪，特来与林徽因告别。不巧，她与丈夫梁思成刚刚出门。无奈的志摩只好自己独坐了一会儿，喝了杯茶，在桌上留个便条，茫然而去。

林徽因回来后看见了志摩的留言——也是他给他一生最钟

月亮河丛书



情的女性的最后的告别：

定明早六时飞行，此去存亡未卜……

见此不吉之言，徽因不禁怔住了，心中一阵不痛快，忙给志摩回了一个电话。而此时电流那端的志摩洒脱依旧：“你放心，很稳当的，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，哪能使死？……”他们还约定11月19日林徽因在协和小礼堂做关于中国建筑的报告时再见。

其实，就在这天的傍晚徐志摩还与林徽因在一个茶话会上见面。这个茶话会请的是徐志摩生平最爱戴的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的姊丈，他是为太平洋会议而来的一位博士。茶话会后，限于时间他们两人便在总布胡同口匆匆分手了。

也许是一种隐隐的不测之感与难舍之情的驱使，下午刚刚见过面，晚上，志摩又来与徽因告别——也许他实在不忍离开她，因为在那纤纤玉体之中记挂着诗人徐志摩纯纯的初恋、一世的真爱。

11月20日早上传来了志摩飞机遇难的噩耗，这消息像一根针刺猛触到许多朋友的心上，顿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黑，哀恸的哽咽噎住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嗓子。林徽因在《悼志摩》一文中描述了她当时的悲痛之情：

突然的，他闯出了我们这共同的世界，沉入永远的静寂……这种几乎近于忍心的决绝，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？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，仍然无情地摆在我们面前。任凭我们多苦楚地哀悼他的惨死，多迫切地希冀能够



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,事实是不会为体贴我们这悲念而有些须改变;而他也再不会为不忍我们这伤悼而有些须活动的可能!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。

“这种死,够多伟大!多壮美!”

1931年11月13日下午,志摩与小曼上海的家中。

志摩像是从天而降,突然出现在小曼面前。小曼又惊又喜,嗔怪道:“你回家怎么事先也不来个电报?”

志摩得意地说:“告诉你,我是……飞回来的!”

“啊呀,你又坐飞机了?”小曼尖声叫了起来,“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,不许你坐飞机,你偏要坐那要命不要钱的飞机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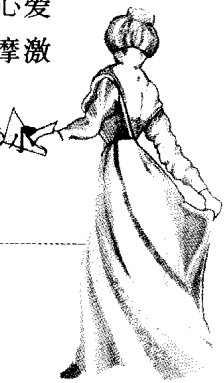
坐飞机不要钱,是因为志摩有一位朋友在中国航空公司做财务主任,送给他一张免费的飞机票。航空公司是想借志摩这个名人为它们做广告——名人效应!

其实,志摩坐飞机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喜欢,他心中有一个挥不去的“想飞”的情结。

在志摩与小曼最后相守的几天里,两人有时似乎又找回了恋爱的感觉,情意绵绵;最后却大吵不停……

曾经有一天,志摩读法国作家安德烈·莫洛亚的《雪莱传》,读到动情处不禁大声读给小曼听,当读到雪莱驾着他心爱的“艾丽号”,横越大海,遇上了暴风雨,雪莱被淹死时,志摩激动异常:“这种死,够多伟大!多壮美!”

“胡说,死就是死,对死者来说难道还有什么伟大与渺小、壮美与卑琐之分吗?”



小曼不愿志摩如雪莱那样视死如归地“解开这个神秘的谜”……然而,他自己似乎早已经破解了死这“神秘的谜”,早已沉醉在雪莱谜样的死的诱惑之中,随雪莱而去……

“志摩先生千古”

凌叔华是徐志摩生前的密友,或说是他的红颜知己。凌叔华与徐志摩的最后一面也同样意味深长。

1931年11月上旬的一日,徐志摩和林徽因夫妇在清华附近的路上见到了许地山,徐志摩告诉他说:“地山,我就要南行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再回北平来?”

徐志摩眯着小眼睛顽皮又不失洒脱地含笑说:“那倒说不上,也许永远不再回来了。”

后来许地山给郑振铎复述这句话时,觉得志摩的话颇有些“语讫。”

11月9日这一天,志摩与朋友去看望凌叔华,告诉她说:“明天我要御风南去。”凌叔华拿来一件东西,很神秘地走到志摩面前说:“志摩,我送你一样东西,你猜是什么?”

原来,凌叔华拿来的是一个笔记本,志摩不知有什么新奇,不以为然地接过来。翻看着,他想起了两年前他与朋友组织了一个“快雪会”约了许多朋友一起到西山赏雪,归来后曾写了一篇游记。细心的凌叔华竟然用自己娟秀的笔迹为他抄写保留了下来,并恶作剧似的在空白处题了字。无意之中,志摩翻看到了那几个醒目的大字:



志摩先生千古！

志摩笑了，轻快地说：“哪能就千古了呢？”

第二天，志摩没有飞成，跟凌叔华通电话，她问志摩为何还在，志摩幽默地说：“风太大，吹回来了！”

当这场趣剧不幸变成了人间的惨剧——志摩真的千古了，含泪的凌叔华无论如何也不忍直面这其中的惨淡。她在心里一遍遍地默念着：“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？”“真的就千古了吗？”

志摩真的走了，去追求他的“雪花的快乐”——“飞扬，飞扬，飞扬”——飞扬在爱美自由的生命场；

志摩又未曾有片刻的离开，他已经“消溶，消溶，消溶”——消溶在爱他的与他爱的人心中，“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”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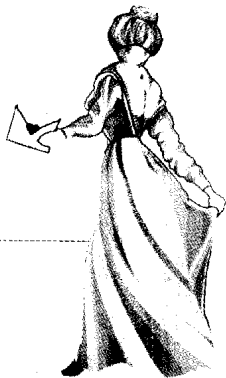
志摩确实走了，但他那天真、执著又迷醉的诗魂却绝望地低吟着、低吟着：

我的同胞呀！看我
动身上我的末路，
看我留恋不舍，
频向这阳光回顾，
亲爱和善的阳光，
你我自此永诀了。

.....

我避不了我的命运。
可怜我永别的爱情，

.....



MENG YU XING DE BIANJIE

月亮河丛书

目 录

小引：第六感·生死恋/1

“死的最残酷处”——“这种死，够多伟大！多壮美！”——
“志摩先生千古”

一、硃石·出生地/1

“在生命的户外徘徊”——“顽皮小孩”或“两脚书橱”

二、张幼仪与离婚/11

乘龙快婿——拜师梁启超——张家“二小姐”——离婚——
离婚之后——晚年幼仪

三、剑桥绝恋/38

迷上尼采——“十六岁时的，微风零乱”——康桥，“精神依恋
之乡”——“是邂逅，不是约会”——“英雄崇拜”——“奇异的
恋爱”——“缤纷的花雨”——“无往不胜的爱神”——“那不
死的二十分钟”

四、“艺术与人生”/101

“希望的埋葬”——声名鹊起——“我是个无依无伴的小

孩”——“一个祈祷”

五、新月式的微笑/143

新月式的微笑——给泰戈尔当翻译——“沙扬娜拉”——“为要寻一颗明星”——“生命大着，天地大着，你的灵性大着”

六、倾城之恋/176

“跟着我来，我的恋爱”——欧游心影·两地书——坟与死与哈代——“浸在愁云中”

七、苦恋·“想飞”/227

“只是爱”——“迎上前去”——一剖再剖——想飞——从《诗刊》到《剧刊》

八、北海婚礼之后……/271

订婚·结婚——婚后的“幸福”生活——一场官司——“我不知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”

九、“绿色之梦”与“生活”/301

“新月”的灵魂——“再别康桥”与“绿色之梦”——“生活”——“关于女子”——“永久存储着你的不死的灵光”——“男人是女人的反对党”

十、“爱的灵感”·“醒世姻缘”/336

再次与泰戈尔会晤——主办“美展”——“落叶”之“秋”——“从小说讲到大事”——筹办《诗刊》与“爱的灵感”——“醒世姻缘”

十一、“复活”·“云游”/370

“向瘦小里耗”——“残破”之“猛虎”——“两个月亮”——“云游”——“悼志摩”

后记/418

